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上監司帥守書四

上福建提學勾濤書　洪芻翰

承竊鄉里當世士大夫羣居尚論人之賢不肖至其罷癃頑瑣不事事者必曰宜爲學官論官曹之閑且冷廢興盛衰於郡縣興所急者必曰學校戴白之叟三尺之童子習熟見聞謂爲誠然郡博學之來從遊者不遊坐席者不起府吏摩肩而不顧走卒戲手而不揖況在諸生其不族嘲而隨侮者幸也嗚呼先王養士之至意聖天子賢宰相隆學之盛舉可謂大矣而廢夷至此則廩稍之不充室宇之僅存禮貌之或衰日朘月銷無足怪者閩自常公袞長材秀民舉知讀書彬彬至今而福爲最盛科詔一下揚枝應書多至万負其春秋自用於有司者亦數千計士亦游泳教育惟恐在後室宇禮貌不遑暇恤故有藉於多者寡

天而得食堂上者且三百輩餼廩稍益一朝一夕之所可
廢哉以今視歲所入于得米二千二十二斛錢五百六十有七万
率於釋奠課試職掌之奉祿未嘗不出乎取之者大有其册諸
邑之長吏以守追科唯謹不必負且而給之猶且至十月而
不繼況於天稍凉皁職思其憂者又漫視斬斬之士故不能自
穀於家其不委而之他者鮮矣文風不振可設見稍損失大射
夫何謂言某不肖捷取科第於經術膚不通曉在位師儒畏矣
殆營擇人之意然堂上坐彼色百且亦無幾其徒飽食不擾自
容空餐而逝事無何齋廚索然叔灌不飲冠帶渠門號飢正休
附雖巨藩弗無贏儲左支右梧未能自濟士之飢飽豈敢復有
覩於有位之君子乎某惟閣下文綉持論使民服為今朝第
一流而整頓學校之意蓋嘗見於江西見之其意者待坐盡聞其略
矣今又以部使者之首督摘字故其於斯府不能閑口舊慮為
人一言聽官之誅死有餘罪伏見建寧邵武皆蒙損給瀾遊生

從頼之私貫万計今不敢欲此僅歲得三百万但爲粮根須歌之耶無待終日使臺臠撫八郡四十八縣之廣續錢羨餘不可以億兆曾指三百万以惠一孛巨海去一蟲且笑談指揮易若反掌而一方不勝詛望夙夜之大願非適一人之私言也冒涜威尊屏息待命

代上劉使者書　趙狀元

蜀部四臺益部爲最重凡選用使者必參以明敏愷悌乃得任執事繡衣泉來成都之人瞻望咨嗟曰先大夫持節此州有德在民猶復像存焉又子繼踵澤此州十五郡之民何以報劉氏望夫士之生於世坐於廟堂進退百官佐天子出令膏澤天下天下播賢爲然後爲至若猶未也攬轡登車春雨秋霜上爲君相之所眷下爲斯民之所依屬如執事之今日者亦不可謂不如意也當此之時縉紳之儒巧於文墨者莫不引筆伸紙頌詠勳業以巧執事之知顧若某者抱拙守訥素不能出一詞而一旦

抱其鄙野之語將有謂焉無衆人之所能而爭衆人之所欲進則獲戾於左右退則朋友之所譏罵某亦自謀之不審矣然與倩不可不察也某聞之天下之所貴者衆人之所必趨而懼其後也景星鳳凰欲其先覩蓬萊方丈欲其先登燕昭築臺郭隗不自揆量而請居之燕昭從焉隗因得益自修飾以玩負燕昭之舉而鉤來樂毅之徒燕昭於是有多賢之名而萬世後隗亦有聞焉向使隗奉身卷舌而不敢自先於衆人則何以然自致於燕而今豈復知有隗哉故曰天下之所貴者衆人之所必趨而懼其後也今執事之在此堂也非特景星鳳凰之瑞蓬萊方丈之深也某而病狂則已不然豈得無衆人欲先之心哉伏念某少時刻意學問年十五走京師入太學從四方豪俊遊凡六年而歸又九年而得一官又十四年始得郡從事拜於塵下前後四十年遭值紛紛可嘆可笑畚頰口老青衫如故敗袂之日貌血涯際此其窮困何如也蹤跡鄙弱何足人冒露聒乱人耳目

是豢無聲稱又且編促不足以自售於大人君子之門所以致此屑屑乎憐而無愧也共惟執事德望寶傾西南之人士之求進捨此奚擇況忠誠發越啓刺史之識甄已畢舉猶且孜孜以人物為己任此其得為門下郭隗時也惟執事與其進某敢不益愈修潔以為報稱儻得執事識拔以不泯沒於斯世而百世史冊且將記執事以不朽焉此又非特今日之榮幸也

代上韓都大書　同前

鄒陽有言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無不按劍相視者以無因而至前也蟠木輪囷離奇而為万乘器者以左右為先容也噫審如是則希世之寶雖有瑰奇之質以無因而見疑不才之木以先容而獲用於當世斯人也殆將啓天下之士角為奔競飾智華名以求知於大君子之門而其所以進者唯左右之求為是也此豈為智者言哉或亦鄙人也亦識焉下無將觀覆覽之知然自少至長粗知讀書年十五慨然而束書走京師就太

學業舊自適者七八年靖康之變狼狽西歸學館無成始受世
賞屢躓試川陝一再舉而僅得之不幸災害相仍五易歲徽盖
自未官以至于今十有五年棲遲冗散未有振發之期內則無
相從之友以揚其聲容外則無岷援之勢獨其操心積慮日以
堅勵期自植立以無忝先君之訓雖鄙陋不足以希明月夜光
之貴而璧荳之蟠木尚有取焉惟是門地單薄了無先容之助獨
紆徐容焉一遇當世偉人超然遐覽如權衡水鑑輕重妍醜了
然曾少者庶得以少伸其志也天啓其塗使游宦輦下獲備使
令於前則以償其夙昔之願僭瀆疑由納不自一伸其家而求左
右以為先容是自弃也非所以為事君子也恭惟閤下鍾德相
門為時屬使以宏廓莊偉之量輔正直剛大之業學知君相猶
合古來摘發姦伏聰明若神使在位者擢不敢為非而為善者
加勉而有所恃合蜀之士莫不延頸企踵洗心易慮翹首顒於
無過之地庶幾一望几舄少希顧盼之榮焉願其不鄙遺進沉士

丈夫之後何足以汙大君子之齒牙乃者竊聞閤下不以其不肖辱記姓名許賜提挈及進見存撫慰薦譽歎其備員端一介何以得此於門下雖結草銜環固未足以酬万分之一也抑嘗聞會稽孔闓粗有才華未爲時知孔珪令草表以示元暉元暉嗟賞因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當共獎成無惜齒牙余論某受知於門下既無投劒之疑而竊祿於此以報盡一行之命伏惟上念鄒陽因至前之難推元暉獎成晚進之意特垂收錄借重諸人俾異谷孤根不日遂生成之意外始之恵非閤下其誰任之

代上茶使書　同前

某讀史至齊哀魏勃事切自感嘆以謂士不幸無位欲一見世間名德大人面顏貴賤殊隔咫尺千里而心肺間有千里湯火窮廢竄餓食不敢一日釋難而弗執也猶不得見則甘心僕其之役旣以卑望下幸一言之中者甚至於埽舍人之門以求自通

蓋經歷旬時猶或僅償其區區而遠者至於十歲或一歲始得
望履席下嗟夫士之交於卿大夫其勢如是之難其身如是之
卑其爲計如是之迂而可笑也然二子不出售用之術黽勉入
之所不堪僥倖人之所共欲豈非上下之交不可力取逡巡委
曲待其自合乃安耶雖其顧視一日不啻三歲然回翔以之不
發者必行其志以厭其欲故不自覺日月之飛馳不然徑情直
前彼將唾罵排按而尚何執手以干薦而貴之之敢望故曰迫
遽者退淹緩者進當今之日進言於執事之前名位不關歲月
不淹而欲有求焉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共惟執事宏
才巨德振文碩學爲一世標準殆晉叔向曹相國之爲人也
聖天子以爲賢者西蜀須其賦之重委以董護遂建大將旗鼓進
蹕巴蜀曾未踰年頭厲上聞眇白峽道非所以須公也蜀賦最
聽者莫如求與焉以是命執事旌纛西來觀乎堵環其聲闇
闢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非特是人也又有絺章繪句擲與豐盈握者斟酌損益講磨利害而上公府者攀援推挽求備外藩者是三人者其數不可計雖擬茂才登科收受要路開門之術將有所不得施是非奉咫尺之書飾鄙陋之辭而可以辱一諾之重於旬月間也然閩之夙陋之與仁人與哀浮高之夫君子合之其之得祿於此也抑可謂勤亦已矣自惟少時妄意讀書年十五則走京師入太學從四方豪俊遊感激自奮既不墜其家聲以無負父兄切切之誨不幸學未成而有靖康之變徒步万里出沒風濤間僅乃得歸返未見有授就學偶得一第於稠人中學雖未成而名已從矣方欲卒學以家禍繼起飢寒迫其前妻孥驅其後乃始強顏躡蹀以自候然其夙昔之志耿耿于懷不忘也蓋其生十有五年而游辛六年而歸又九年而得一官又十五年始得拜於棨戟之下年五十矣向者諸公憐其窮引手援之疑若有僥倖改秩之緣今年十月將遂罷去章尚闕其一此於執事先生不能無望執

事之來也，其不得留日趨墻仞之下以終平生成就之素又不得執筆一奏言以去，人將謂某何，某將謂人何。夫惟使其有以籍口於人，又使某緣執事而脫飢寒之憂，一發而兩利俱，使某何以自已哉。用敢叙其區區之蹤跡塵瀆，不自愧耻而輒露之。其勢遽非收吳掃門而俟也，左右其加意焉。

上馬運使書　同前

某曉前嘗言曰：布衣之士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愈之意蓋欲在下者不能自致富貴，必有富貴者提携之，然後可以脫其貧賤之憂。理則然矣，而其所以爲言則非也。古之君子以聰明英偉之資，負而立於衆人之上，靑恐乎手以衡量天下晚進之士，曰此賢也，此能也，此孝悌忠信也，此公勤廉潔也，得之於吾心，置之於吾君，豈獨爲斯人利祿之地也哉。以爲居衆人之上，爲天子擇人，吾無心也。惟其無心，故居天下之重任而人不以爲無功；引援後進，拔擢淹滯，而人不以爲沽名者，有其器而亦不

擭雖無其具而得用者万不有一焉人於是乎貪欲推尊之目曰斯人也士之所爲重輕榮辱者也於是乎天下之士莫不奔走於其門以幸闞於一言何者天下之士其大者孰不欲行其所學以衣被天下小者欲爲國家建立功業以垂之無窮也雖然吾有是志者果未知其徒得爲否也吾有是才者果未知其才之果甚高否也故汲汲焉求於斯人也其許我焉吾且得以行其所學以衣被天下乎不然亦得建功立業以垂之無窮傳其不我與也則足以知吾足之不足以勵夫二者之間脖心思慮布衣藜藿以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已矣古者王公大人之於士其嚴如此而何勢之足去士之所以奔走於王公大夫之門蓋以自蕃其才而何勢之足惜蕃如愈言則失天下混混惟勢是從下之所以求於上者以勢不以道上之所以逹於下者以位不以德勢移事去吾亦轉而之他上下爲市名實俱毁舉者甚輕求者無厭是敎天下相率而爲浮僞者也若其則不然雖其貧賤雖曾不足

以蓋識古今聖賢窮達出處之際獨其賦性稱賞切有意君子之心幸而得遭斯人求一露胸臆以為其死生去就之決今天於其塗徒班官於執事臨按之下僅開口不言是自弃也非安分也伏惟執事以忠厚正直受聖天子之知十余年間四持使節煩赫盛大無以偏比西蜀地方三千里戶口數十万視執事可否以為休戚一言之出列城聳動其於予奪之間而其人賢否決矣豈非古所謂聰明瑰偉立于衆人之上虛心平手以稱量天下晚進之士而為之輕重榮辱者歟伏念其素愚不足以為當世取舍然自始敗齒父兄教之以書十二執筆為文辭以為遠方未足以自奮也東走京師水陸數千里跋盩六七年謂天子之爵祿可以平取復狽西歸凡再試於春官而僅得之自其始學以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青衫蒼顏未知敘秩之期亦天下之窮人也向者王縣于彰明謝公不以其不肖而畀舉之是以在此今者惟不遺王公大人之可以榮辱我者也元元為

而行默默焉而自蔵也執事以一世名鄉之重覬風下上而求以二十九年窮苦之餘守職于下是將見夫所謂輕重榮辱于我者也其可不疾趍大走以求快其夙昔之願而決其平生之去就哉孔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凡孔子所不與者則天之所棄也當今之世可以居此任者非執事而誰某甚懼焉是用敢忘其固陋而述其區區之懷以投告左右寧不居管晏之任不願不肖仲尼之門寧得李將軍一諾不願得百鎰之黃金也升之於九天墜之於九泉重之於泰山輕之於鴻毛在執事於可否之間亦惟執事斟酌焉而收擇之

上湯茶使書　方舟先生

蓋嘗為蜀都會凡五十餘州人物奇傑者咸在異時貴人官此者例皆領略不忍遺士士有負一伎一能不至盲聾寒跛皆得畢其思慮罄極其詞故上得以蒙好士之名而下得以秉附有聞者蓋相資也且前之王褒因何武近世范鎮因薛簡肅孟乘因

張忠定蘇簡公子因張文定尚可悉數今數十年間湮滅名姓不復掛諸公之口而士子尚務自售求意銜合以幸當路光采不復顧廉恥禮義上之君子亦因以小數折而伏之士失其所守可惜也閣下於蜀士不薄矣聞其名稱即欲見之不見則致之既至則禮之於士如是之誠也計今所得凡幾士如四科人物長短小大必能次第處之矣閣下以耆儒爲貴仕道德足以風厲文雅足以矜式士以一見期於策其終身不特年歲周旋之暫也其求之此來豈無望哉頃在宕上拜謁以文自通閣下察之於衆而許之以言私念此又矣厚幸試吏使部日以職事尚百吏趨走于庭前之所許其小者或不因此悉其平生所懷爲衆人爲國士輕重在閣下其求不能自小也好古爭知文詞於世粗有意而未獲盡者敢瀝罪嘌此其心亦自有所積謹以經進大學詩一卷郗文二卷爲贄禮閣下審其言以終向者之所許幸甚

上監司言科舉書

晦庵先生

其名位低下者爲高踞不識楬蕩妄用所業贅頭人衍以任知
而公府辟選若淵顯人胥中無涯涘自高不敢如將欲言紙筆
和墨臨文輒能旦是大亡益抵自毀耳若今閣下訂意人物尚
前者不併故其亦有所敵未遽清濁淵鍾牛鐸不入里耳異矣
下之知聲音者過而問焉竊惟升舉一事西晉頎學海之久矣
古有鄉舉里選之法推有德行道藝者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
之謂之賢能之書戰國之士急鶩而疾馳榮譽朝夕謂談仁義如
孟軻於齊不過爲卿談王制若荀況於楚不過爲祭酒儒其
業若叔孫通於秦不過博士去而學文學兵可爲將不如孝揣
孽豈可以爲相於是周孔之道脆弱不振者久矣有漢崇經士皆
東門非伏生書田何易則謂之無師非父子傳授則謂之死法
故漢之文章閎博淵粹號爲得人之盛下此如魏如晉如齊梁
閒設科不一而士氣浮僞無可持循者今日取士大抵尚唐相
低昂而法度嚴比往往過之然郡國變詐未能盡去宜一經之

懸其於聲律而命題植意可以網羅無闕乎士之走蜀蜀之士
走胥成都縣漢嘉陵簡之士又不知其他走也多驛厚書吏
冊貨易以中有司之求而迂李商生枕藉圖史大抉以入有司
任好惡不以全場定去留見皮相馬用指測律求能攻寶其失
愈多中間賂遺賄行幽談聚笑押鬼淒測污吏不顧崇滿溪壑
以樹牙孽于中啓閉鍵棘闈重垂無補嚴密同列者豈能究之哉
視其面若無蹊攀可入吐其意之所私高則出月脇遠則過場谷
其深包曲藏則在蒼碧無涯之野同列者豈能究之哉剽奪者
志人貪餌者志鉤有司之不公不明者志尝且三晉之士尚權
变有因權变以成功為階之士競口舌有因口舌以得官習以
為風俗不知怪而況科舉乎唐雖登掌言今之李人有非隸實
明制才下試遣搜場絀批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俗號李人
謂之覓舉覓舉為舉求之稱非人知之評其為弊何待今日耶淮
鄉試士東都吳武陵持狀何房試請郎使以第一人處之臥已

有所主而役之止得第五是非為有力者所奪耶往年劉胄州閑情於此故文移校官丁寧詗切往返件諭開陳根萌以迸閑其塗而十四郡之士以此相愛其檄草當在尚可覆視也吁三歲括賢於海內是朝廷大事其上以為三公其次有禁清書獄訟錢穀之寄雖小亦有民社之託而今俗士僥倖以得盈天官者遇弄其衡柄直使人惋憤恚惟閤下以文雅道寶取至公上第周流四方知人之情偽而皇華之光再照右蜀雍容溫潤出於天姿和而不同幾而不迫以待吾蜀之能言者有使者若此其過爲之哉如上所陳儻可徵採願閤下熟察言之

上監司言折科書　同前

棋木毋自出門下益刻勵力發養皮毛以不辱點策蘭臺骨絕而後已重今秋受知特為眾異因舍兒引吭與將音裊冷薄味不入人齒頰明公謨有論薦不得他人半口氣有所吹鼓而特特睹發出於方寸此所以為為眾異也且爵祿本與賢者共而

今出士人斬斬如取諸懷中若公者其幾人哉彼從役貧弱道從容辭令緩急無可倚者上天撫綏安用援引此輩耶某數日前欲以折科一事納忠于左右似聞僚中亦嘗有舉此端說者承公峻拒而逆閉之支縣小佐耳目不審傳說之悟死罪死罪竊外十四州唯彭邛蜀永東等有折科而蜀稅大率畝不下二十錢斗餘粟而邛彭永康畝不越十錢而米不及斗其重輕可見又有輸送遠倉中賣縑帛一畝之得征徭助納外所入無幾今歲苦雨瀕江之田水齧大半何可更輕估絹貨低定米直四縣之民且有東國之作矣法有以日納月分取時估中價而民間千四百五十至六七十錢始能置一縑今商稅場和買亦千四百錢尚未即得公試令索四縣旬申實貨直則折科利病炳炳在目不即耻一介刺問永康與永康所申亦高於本郡至有相去無百里而物價之不齊如此春夏絲蠶不富市價踊貴村抽之出歉然有限四縣十万户秋賦數方縑若蒙公加惠

民之意施德於不報一紙改更無慮六七千緡為惠丞赤子衣被之賜不斬之澤流在門户殆愈於三軍之挾纊齊侯之省刑其利茲溥矣門下生學為古人無所補報或規諫導使妖媚顔色甚死不肯為此馬周嘗言百姓安樂在刺史張九齡言于刺史使民受其福惟公留情啟觸風移鶩戰何限

上監司書　思齋先生

竊謂自古士大夫才智有餘而器識不足者可以周事功而不足以當重任器識有餘而才智不足者可與勝重任而不足以周事功乎居先事而功利課殿最見事風生迎刃輒解端若利劍之不留行投以事機之會固優為矣一旦富貴誘之利害迫之則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内矣無定才智有餘而器識不足之過也以重鎮浮以厚鎮鋭沉之不清撓之不濁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介然如石不磷不淄者以其重之寄固優為矣一旦使之臨煩遽而應事機則少文不足以應變無術不足以防患

昧於消息盈虛之理矣此無它器識有餘而才智不足之過也兩都士大夫一正路此薛宣朱博所在稱治爲世吏師剸斷裁決疑無留事才智足稱也及居大位以苟容失名甚者至於貶聘進不師道德亡可言者是非器識不足之患耶周勃霍光扶顛支傾爲漢伊周重厚端謹堪寄大事器識足稱也然錢穀決獄之對不足以備清問之間甚溺滿盈之過不足以爲門戶之庇元功蓋天下而智術曾不能固一身是非才智不足之患耶竊謂士大夫不可無才智而才智特器識之輔不可無器識而器識爲才智之主蘊器識而爲已重而運才智以周事功古難其人今乃得矣夫惟執事蘊古人之器識而兼才智不足之廣達古人之才智而無器識不足之患天子軫念東蜀付以屏翰之任執事才智器識固已備在所以非區區么麼所能輕議然執事下車布政幾年于茲自黃綬至墨綬凡幾更自會民至庫氏九幾官莫不恒慄修奉所職如執事親臨其旁是誠畏執事之

才智而不敢偷容也閒有修下吏之禮望履舄之賓益隨趨蓋於後塵者一見莫不服深遠而夫鄙吝是誠服執事之器識而深尚吝也其所以深議執事之萬一誠得於所見如是豈足以盡執事之才之美哉伏念某江陽之鄙人也結髮讀書不治他技政事之暇不敢廢書每攷古人之大節以觀今世之士大夫而誦執事之高誼久矣今者備員麾下屬職守拘攣不獲時詣下風以慰其平日傾詠之心瞻望台屏精神馳越第恐朝廷一旦走一介之傳乃執事而付以機政則位望愈隆名分隔越塵冗小吏雖欲引吭一鳴吐其鏗轟以動執事垂聽其曷可冀乎某所以志其鄙陋而謏謏誦執事之才之美而不擇者非敢謟執事也非敢諛執事也才智器識之所情執事其有之也謹贄以代古人執贄之禮焉

代上監司書　洪內翰

某聞薦舉之制朝廷良法也行之三百年士以此進身者蓋不

可毛舉然其末流之弊又不可勝言者士徼利皆進苟無羊生鄉曲之好以謁於上之人則倚勢於孰官借譽於先進日朝謀之暮夜計之期必得而後已苟舍是則雖文如班揚行如尾巳政事如卓魯辯肆如儀秦至於老死而不能進寸尺上之人厭苦之而不惟其人下之人詭得之而不恩其如寥寥此風不可復振有大賢者出聞能文章曾往擢一孝廉以挕國事往往更相傳說歎未嘗見嗚呼為士羞意也一何至於此哉其海濱之鄙人冠儒冠服儒服世世不絕也而困頓於白丁者蓋什九獨其庸庸工奇資處業弗給乃幸得第一去民偏適吏行來至劇縣薄書勞亦足矣然業為官又與進顯身居百僚底隨群詣曹謄前不勝多顧後于一尉耳毋竊自命曰求仕以自樂也今乃尔尚欲求聞知何以哉不如投簪而歸耕既又自解曰栗由吏孔子嘗為之矣抱關擊柝孟子嘗言之矣今吾秩雖卑然自漢以來不廢賢卿大夫比比而為之而況我庸何傷使天而終窮

我則已矣天若莫顧我其必有日故強顏至今五六年惟閣下以絕世超然之資奮乎士夫上上不肯入省府長監寺但爲其貢吏百自最遠外請使者之節而持之至於激濁揚清必乎古人表署不能轉移縣之當代無有也攀鱗而附翼而翔者閣下而誰而求無貳而無難好無熱官之勢無先進之譽誰持丞底以歸詠嗟憐析尚得於万一是猶登屋而索魚吁其難然向之所陳為流俗設耳苟以期閣下是謂失人故斷然自决於方寸間不待覺來炎龜俯伏于行都謹惟加惠而幸進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二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書

上監司帥守書五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四書　河東先生

開再拜人之生有幸與不幸也幸者自知而不幸者謂人莫知也己亦莫之知也蠢然徒若類而已矣或出夷狄之中生不識其禮義死不知其喪祭不幸也歟或在中國生不成人而夭或罹或癈或瘖或狂或愚皆疾之甚者也不幸也歟或生當亂世戰伐攻與相之以賊殺拘之以縲繫曾不得其游夜不寧其居不幸也歟或生困于貧餓隸人之臣役于女之制限賤若于犬馬苟乎衣食者不幸也歟或生于兵寄乎弓矢之勞生為農勤于耒耜之業生為工力于刀斤之用生為賈務于衡斛之任唯乎自足者不幸也歟或生弱為老佛之徒淫於誕妄之說生與乎典吏之職掌于責罰之繁者不幸也歟是故君子篤道而

賢傑懷仁而合義惡夫不幸者也自古聖人賢士無不借乎此矣生而幸者少其人哉或曰子謂是不幸者謂乎莫若己之皆儒者為幸也曰旨哉吾子之問儒者也幸乎幸不幸由己人之不幸由乎天身之不幸由乎己己之者甚乎天之者也苟有外其貌而內其情乎儒何幸哉言不忠行不信事君不能尽其節与朋友不能交以義父母在不能養其誠居鄉黨不能与仁者與見善不能致而孝以毅之聞利喜而趣耻貧賤而弃附勢而媚权者雖于身為儒而曰幸乎其君子觀之不幸也欺存為識者之笑没為後人之辱甚乎前之者也開竊自念幸而不生于夷狄之中自五歲而讀書以至于此凡十九年矣當時便謂執事之人竟与夫聖人之言雖而記之敢望今日親逢執事于是邦哉苟或天死而疾病明天子不出而四海乱墮于執事之中厥矣人之衆雖為賊類縱人今逢執事于是邦也何能進于執事之門或所非其幸者欺又開粗識古人之事不敢違道以就夫

志誑將以安其身苟行矣而進于執事之門亦負愧而自恥矣開頗有自知其幸也敢請見焉執事寧不罪而寬容之成全開之大幸矣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二書

開再拜先達者處乎上以待士後進者居于下以求知譬之登高山在其梯焉前者高躋而絕其梯未躋者無由而來矣前若思而自念曰吾或未得躋于斯梯忽時而絕則吾雖趫然迂于碌碌然抱一隅則亦莫致是之登其上也所以為上者必資于下為下者必依于上上苟不容其下則上之功名無以大祿位無以尊獨行而無徒獨唱而無和矣下苟不從其上則下之事業無以伸力行無以施自處而無朋自緘而無開矣如此則不惟上下之相失矣將見其國亦不得而治民亦不得而安也國與民亡其治與安則禮樂刑政無能措于是夏商周之世常率其士也所以王道成而風俗平秦漢魏晉取士者或亡或存故

不治于三代也夫士之賢愚混不可不用擇其良者也前代之
衰亂若非不取士也取不以其賢者也君宰相之下立百辟庶
尹非獨奉其職而從于政亦要知其士者取而致乎國也我國
家四海今治者蓋得執事者之在于位也執事之心固常在於
取士矣當今取士之道獨有禮部焉每歲秋八月士由鄉縣而
革于州郡由州郡而貢于有司有司試其藝能擇其行義得中
者後進名于天子始得為仕也然士之雖有賢能由鄉縣而得
于州郡者由州郡而得聞于有司者乃少其一二矣况其充賢
与能竊其虛器之人乎况其不由鄉縣州郡而直得聞于執事
乎執事之求也榮夫父母之邦矣臨其下也不以私御其衆也
不以黨可与進而進之不可者否一咸謂執事于鄉里必多乎
聞曰君子之心与天道小人莫能知執事豈以鄉里為情哉將
以天下為情乎民而与國矣千里不足私也數夫不足黨也擇
其士者莛于上下相由之道也厚与不厚者取于賢与愚之分

異世者之將以齊其道士之將以順其物天可仰而不可升君子可近而不可親于士廣納而詳擇脩求而徧待執事之所以待于下者也開行修而人不善辭成而求不解堀然獨處出與與交亦將由乎鄉縣而舉州郡豈敢遂望貢于有司乎自度取捨不識向背材于時而若無用器于道而如有合莫知其已之賢且愚也幸逢執事之來故有望於執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書先齊沐而後請見焉執事東不罪而與之進退揖讓俯仰周旋使得盡其儀焉執事之若此若固無失也盡以接其士而欲求其賢以致于國也開之幸者則過矣何也本將由鄉縣州郡而貢有司苟得貢于有司而敢遽望于有司之知乎今者不由鄉縣州郡而遽得拜見于執事執事復知之寵揚之賜開未知從何而便至于此也宜何以報執事姑進其言而謝焉開再拜

開再拜謹按所業書序疏啟論一十七篇納其後進進謁之禮非爲文也開始將見于執事之時欲收拾所有露其鄙愿士咸謂閩開陽于太古不若擇其淺近若以獻之閒懼其失也遂取舊所著文爲以五通暨乎得見于執事執事賜之大恩不罪狂愚私心復悔遽擬易之又慮以踈其次第之儀時日相懸不可也即俟于後以别有聞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斈而得其道師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浩浩焉鑿地而穿池汲水以增之力竭則涸而竭矣内以豐于外有餘也外以資于内不足也天之性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也道也者綴名之謂也衆人則教矣賢人則辛矣聖人則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逾于十步指而視于月之光延可分遠不可窮及乎白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指而授之曰諾矣命之南味其東西与此焉衆人也斯其爲原曰逆子未矣賢人也聖人則異于是通能变变能復通之所以開復之

所以闢闔闢闔也者經三寸而極萬物也通之于心而符于道矣
善射者士其器則的雖存而莫能取于中弓与矢其射之器也
教者必以良調必以勁則鼓而無失矣聖人之于道也有是乎
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亡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礼智信道
之器也用之可以達天下捨之不能資諸身用不捨惟聖人能
之仁者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禮者貌之舒也知者神之至
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要舒則無乱至則莫願盡
則不可得故以之于己無不周以之于物無不歸張而廣之所
以充其時之情也肆其寶貨而售者必以大價市取利不大則
不授矣聖人之于人利之無大小不價而咸授焉仁義禮智信
響也來者焉之違者拒之順于夷若華冑于父子兄弟亦不能
保其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奧変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其道
賢人得之者不違于一執經而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別其
義者之終身能窮諸備也有矣尋其辞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述

而取用之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斈焉功之得也近于此者猶可言遠于此者莫可數斈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也其人哉成乎事業散乎文章未欲泄于其不斈者可也于其衆人者可也觀其夫文章可見也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則暴聖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與弃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斈焉斈爲存也欲其存諸矣孟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斈能至哉韓氏有其文及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于俗矣寧有乎斯乎能志乎此者雖未達焉然異于時矣仁義禮知信可行也其轍而適焉不迷其性矣端冕而歟者不亂其威儀矣代言文章者無而不實取其刻削爲工聲律爲能刻削傷于朴聲律薄于德無朴與德于仁義禮知信也何其故在乎功之斈焉無其天之性也道不足于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翫君子不由矣君

子之觀觀必正聽必正文哉文哉或可尚也已如可尚也已則詩
書不刪去其僞者也大達必小遺小達必大忘以有在乎天之
性與命之功者焉小遺不弃于孝大忘不可得于道文章爲道
之姿也姿可安作乎姿之不良獲斯失矣文惡容之厚乎德不
惡德之厚乎容也文惡辞之華乎理不惡理之華乎辞也理華
于辞則有奇觀出如本用之則實是而已耳或曰小子有志哉
言也斯術乎衆害乎異乎見登乎執事之門如不極其談則有
濫于進矣與常常者何異之乎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四書

開再拜文籍之生于人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爲常法與道
則存而爲具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政
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于古而絕于今矣文不可遽爲也由乎
心智而出于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亂號令于民者其
文矣哉心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發于內而主于外其心之謂

也形于外而驗于內其文之謂也心与文一者也君子用巳心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誘之咸欲使至于善矣故大經之用于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咸異于子之言統其要而無不斷者亦何紛哉曰幾乎尚矣乎身適其取舍之便于物略其緩急之宜非製乎以者也曰亦自乎心矣惡不可以乎曰裁度以用之構累以成之役其心求于外非于心以出于內也曰雜乎經史百家之言若孚而積用不有其力且大乎曰如小小矣君子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于心而為若虛終于文而成乃實習乎古者也始乎心而為若實終于文而成乃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實能者知之矣不能者文是猶乎假彼之物孰為己有可乎章之以[illegible]飾為偽者于德何良哉曰世如不好于習古乎又何泥言古于曰世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世之習乎今有能者尚皆好之矣設有能乎古者有不好者

哉曰若是能之其倫乎經乎曰不可倫乎經倫則亂也下而轉之張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于古未達矣其求夔鄒匠近獻舊文五通書以諭其道也序以列其志也跡以刺其事也箴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跡而理簡氣質而辭卑用于時不足爲有道之資納于人不足爲君子之觀妄而責于執事苟不損斥而時得容進于門而今而後益知其幸也謹再拜

上大名帥請首薦張罝書　張忠定公

十月十四日應鄉貢進士舉張某謹再拜獻書于小宗伯帑閤昨見公府試罷群口騰議以某名在張罝之右雖未知實然惕惕量切以張罝者內實敢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魏大都也万人里詞謂之君子況郝馬魏之豈十年往來以爲採訪某也不使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遺將以某之文近罝之文若罝之德遠某之行方万也切敢僭冒聞于

視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且稽其用克歸於眞故周設俊造重德行可進也漢究四科參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苟善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古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比猶復側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膺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名公之賢求天下之賢其亦何人不張明試始隨貢士之列亦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於胷臆因欲盡陳其愚執伏望恩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此歲一寧親則月無嚴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殆於單也性復狂怪執行望於違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知單之善行擯某之恥也若尚單爲先則激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乎平古者尊德尚賢之教也某

甚幸甚甚某若斧鑕而不伸則有負推賢之過言之甚賤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賜垂省之某再拜

上郡牧柴侍御書　　雷夏先生

三月十七日屬邑吏王禹偁謹拜首獻書于郡牧侍御閣下某聞裴晉公之為人也極人臣之位兼將相之才不以高位而自尊不以才大而自負故拜于唐天子請于私第接見天下布衣是以韓愈皇甫湜之徒頗出其下且夫二君子者皆有唐之鉅儒也觀其才術亦未必盡在裴晉公之下而甘奔走左右者以其禮賢下士之德能取之耳故能立平淮之功煒煥唐史千古之下一名加生噴是亦賢人之常行弗足以稱為奇哉豈周公有聖人之才居輔政之位猶吐握以待士度亦何人當然亦但後之居上者鮮能及之或一階一級自為區別則尊貴形于顏色況宰相乎由是晉公之名愈可重也吁滔滔者天下皆是那吾道從何而行乎諒大人君子莫不亦為忝惟侍御以激揚聲譽

豪為世通儒名冠甲科譽在四海逮乎從事于郡齋充家之誦也陳力于法寺歷試之用也登于曲臺尸禮樂也遷于憲府司彈奏也其閱專權營之務貳轄輸之職兼藩翰之寄周旋出奧往無不適往不謂乎不崇也身不謂乎不重也然于有所小折道未得大見以某觀之亦偭俛供職而已非夫乾紫書直仙閣刋定史諜發揮絲綸使唐虞之文班馬之作洛洛焉雅在筆下則方足以爲侍御之才也又非夫出沙堤入黄閣論思古道啓沃天聽使可封之化無爲之風蕩蕩乎生于談笑間則方足以行侍御之道也夏是用也必有乎時矣良由晩歲又何慶哉是時侍御得不思裴公之行乎以某之不肖無能固不敢自比于韓愈皇甫湜之徒以侍左右但侍御忍不爲一張球爲命也若然某今之隸屬邑事崇階非徒勢之任矣乃千里足下之先眹也又不知侍御今日視之以爲如何人也異日待之以爲如何人也敢傾膽心以始終之惠觸冒嚴威無任悚戰之至

上大名府陳觀察書　　穆先生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於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兵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孝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脩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变弛張諧物理動靜推機會陽開陰闔与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遇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也使剛麤匹夫另名主將者覩之閉之色死氣喪俛首聽命知將相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

今他未或覲雖服閤下之才德風略于斯有年矣伏惟閤下名極而望峻識洞而量閎視鼎甲中之第一當年若掇遺物之易蹈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塗之速周歷清要深華禁密言繫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言閤下之文章真詞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庭統將符分帥閫貴杌後尚來藩其門命下之辰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閤下之氣略真帥臣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閤下之才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耳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諒蔑以加此僕可不響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負且賤裹粮躡蹻來及魏郡亦既至止復傍徨躑躅不敢徑進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辯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

為功務顧冒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目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闚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湖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勢已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辭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聰明好惡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愚不肖進乎前必有所取捨矣宜乎小人萌進見万一之望焉敢用致書瀆冒言于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深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倘下賜與之一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爵薄之命不獲過于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無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甚懼甚

上經略范希文書

滄浪翁

某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已之能否事之重輕捐命殞首而不入或從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稗說皆

擬之以稱述其事而磐詹偷淺其竊謂其勇敢較氣節則有餘至于成就大計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某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為不敢妄發審勵巳之志能而傅會聖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閤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故閤下開置幕府收策表廣英雋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凶器資群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閤下誤有聽求探引猥寘之左右委言盡意披於顏色其非不知假閤下之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幾事不能有所建彌恥也有所建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恥也況於傾撓哉反是則不唯亏損閤下之望某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意懇懇避辭者蓋在此也然某雖至冥愚內荷閤下之顧夙夕感槩思有所報昨聞閤下以張存不于自求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閤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己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險雖古人不逮也又或去閤下居長安號令貳於人不能明

自立功名將高壁遠去以自畏此二塗未必中閤下之度以其
親之既自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俱裁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
閤下爲經略使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尙
守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 或可不能卹）制關中事盡關中之俗大抵
強悍募兵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今方欲取鄉民籍之爲兵得
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必思慮加之氣
俗又得此利器至于布歲常豈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辛小敢
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恃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耶
況朝廷前有意令其自衛不率以戰今條約須細又迫驅之以
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爲號召者延安
鎮戍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矣不判必能致亂陰陽之和
今雖稍捻聚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而
爲寇賊則心腹之有疾矣閤下居延川雖能制冥賊之命[illegible]
其種族遂之絕漠而道亦何救關中之事耶故其爲謀西邊不足

憂於關中也近日竊聞鄜郡數勝頗得馬畜首其耕壘大其聚積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得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其觀之古之善御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死其衝塞絕其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勢自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與競寸尺之地非中國之鋒也某恐經略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必思狃豪騃之勝中其詭誘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況羌虜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閤下能部勒諸將分兼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爲功恃重其身而死其忠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係武所謂善之善者也況夫躬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順而隨閤下立謀而守今者也以身系安危可不愼哉若能去延川之狹以目任撫關中之人以示信而又況遠變動則何敵之敢抗邪賤料古人所難況其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腷蹤于內乃覬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寬贖憐者

冀乞加護練不任懇切之至

上王長安書　　老泉先生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賤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傳曰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辟而不肖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是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孝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至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

人有矣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天下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舊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劉長安書　　潁濵先生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趣然有所不合於世俗盖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不拒而不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遂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之嘗試之矣尚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蓋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

病之於其病而後攻也不若其素為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任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弃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弃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褊隘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其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手業之煇光莫不逡巡而自愧羞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上金陵知府書　　無為子次公

傑無為人以淮南方伯之召而客于楚聞南使過楚楚人有問

之目曰亦不遠万里將有獻於朝廷其何物邪使者曰彼海之
濱有獸其神若兕匪兕若麋匪麋一角戴義四蹄履仁行以中
矩游而不群為世之瑞命之曰麟楚人曰角之戴戴義不足以
尊尊蹄之履仁仁不足以親親行之中矩不足以為世法遊之
不群不足以為絕倫匪兕匪麋與麋兕鄰瑞之來何所補於吾
俗瑞之隱何所損於吾民世之治亂在乎人孰謂系於斯獸使
者屈之戰然而去士有於此少而窮仁義之原長而得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行不敢以行非仁義之言不敢以言不生乎窮荒
之地而生乎中和之域不求知乎獷俗而求知乎大賢或遇其
其知而獻之朝廷則非獨使乃自之駭其及有補於世而不玷
乎大賢之知雖不足以為天下之瑞而亦不斑愧於是麟也顧閤
下少加意焉伏惟閤下富文若李天下宗師所黜所善士林權
鑑傑花渓袁賤人所不顧今日之來不敢以諂言支說取瀆大
君子敢以所聞獻于門下以俟進退

上廣帥朱舍人書　西塘先生

天窮變之世必有慘暴刻剝殘民害物之為可甚惡然後溫渙發達和仁民恤物之道為可愛而實情加親昏愚顯賢否混雜之為甚可厭然後明白昭晰徵辨分別之道為可敬而勢加重夫陽和蕩過植者萌孽動者孚孕宇宙廣同一欣泰蓋有不知春力者焉大冬冱寒雪霜仍府節折皮裂一旦被之以煕煕之和莫不抃擢鼓舞而覺形者矣此則惡暴而欲仁之心也日月東西容光必照通途人道誰羨昭明而風霾積昏幽力重開一旦劃然珠璧在目莫不軒豁懷抱稽首瞻頌稱往清輝者矣此則厭幽闇而快昭晰之意也故安敬常在乎君子而厭侮常在乎小人小人之道不勝則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前日之不幸上有昏君殘仁賊聖之君而民不被唐虞天地之德日月之明者惟一二三匪人當政殘暴昏暴乖時並起三十年之間天下洶洶無一日之安定謂人之不厭悔見輕天地神祇之言嘗竊疑

宰物者之心豈將有不仁者歟高明之極豈將有不照者歟何
爲使群小得肆若是也一旦乾健天覆重離以照搜復二典之
盛首正群凶之誅天下顒顒若出陽火不惟人之愛君子有加
於君子之相愛者亦有加焉不惟人之敬君子有加也君子之
相敬亦有加焉故曰小人之道不極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
也然則殘暴昏墨之爲是乃所以爲温慈惠和明白照晰之地
亦大愚也而自以爲智豈不謬哉抑亦適丁民物之有是時亦
如某不肖以熙寧甲寅中不忍諸殘暴昏墨之爲可甚惡厭者
叫訴不已直欲九重之閭知外事之如是不一置於此丁巳二
年而後遇先皇帝登極恩赦以得生還而不待之初復行舊照
其爲大冬寒冽節折皮裂而忽春陽之和風雍積暗幽之重閉
而望星日之光可謂久矣方茲昆蟲草木亦知有慈惠照晰之
爲可愛可敬而加親加重矧夫粗知執簡策效古聖賢之事者
惟君子之爲愛敬者哉伏惟閣下以仁則孝於親而忠於君以

明則李通淵源探索微妙其在上庠則敎誨不知厭倦而雄冉
所治無非豈悌中和之政士大夫之在陛降如輕重之在權衡
曲直之在繩墨宜乎俠之閭風聚義誠心悅服望學欲進於門
下昨在福建部司嘗以泉李敎授爲請於朝閣下深惜齒牙
餘論拜命奔走卑以伏下風而瞻君子之光輝不謂旌節之遽
移也第快快深根自歎命分之薄已而叔粲大夫相見具言閣
下有以服儕之深者益用欽企今茲曠大詔天獨泉之澤与擇
飛翔歸以扁增其當道由南海而閣下實以旌鉞來帥于是使俠
得使道以貴其名兼命其爲慶幸豈特窮冬暖然之和久幽赫赫
之照而已哉然前日旌旆過其俠適以家計遂至舍弟与其婦
同時傾逝奔痛甚裂身用不得迎拜道左逮今爲恨以歸者頃
蒙德韶之切今茲倩加親勢加重之時宜乎不當淹滯自緩自
後之如是將以旅棄空罄市屋不售因仍未能揮羽翼而東也
然亦不過旬月即登門闕承謦欬有日也不勝區區私有慶幸

連夕不眠者謹布一二于左右而為請見之先伏惟以寵於燭
幽廣大無疆之心必賜俞可不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書

上監司帥守書六

上呂晦叔書　　淮海先生

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而出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嘗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布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抑姦臣之亢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未形至爭以口舌由之害成於事故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

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
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
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躁人之乘駑以
馭駛馳通道上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
東漢之士如臣泰氏持衆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乘弊
馬覊轡游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愚以此說推論歷
世豪傑之士又以黙觀當今之時而指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
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
術足以覩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
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溟涬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將
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
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捷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飫
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某亦在墓之邑實
轅塵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贄諸下執事

又述其願見之誠爲書先焉夫大冶無擇金夫大陶無弃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發與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絶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于館合嚴俯伏待命不宣某再拜

代上薛金陵書　　　　姑溪先生

遠去侍旁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翼翼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此特小己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揣者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挑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弭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無夕不警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攘路則歌矣扶攜無一語相凌擲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迹與一二要人握手傾蓋周旋於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間細麤莫不滿足而戀戀不忍舍去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己之所

得乃衆人之所得也嘗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問之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之効乃能如是邪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爲可仰也其曰推是而行之於廟堂之上則公已効之舊但稱迫自吝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爲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霈然下膏澤於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於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袞衣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与衆人同也早游門下特不敢自許於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以非賦乃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逮以必于是然蒙被之獲因然不知其況也不圖晚暮獲春趋勞之便拊循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与夫輒謂造次必于是者皆私計及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变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浅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及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頌天光明匹天匹

婣不得其所則如已推而内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西巖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纏綣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上帥書 代人　　木鴈先生

不言之化無名之朴藏密宅幽不自俎豆於玄爲之域則人孰得而相之然從事於務者不好辯則內心不攄不求舉則外望不集緣是窮達形焉貴賤著焉曳梁苑之裾漫許都之褐以致其身而投纓嘗醴皆公卿俛屈以就士子之美或取以贊幕畫或用以重府望蓋非豪傑勝流不与兹選其有樸遫無它能者往往濫竽門下而死焉晝龍不加汰擇非其智不足於炤了也誠謂湿圓不斲之器難於強人取能絜身辨事則向士不登吾之旦評那某本眉陽白士幼聞父兄之餘論蓋嘗鼓篋膠庠期欲自奮立而退鶂南宮年齒腕晚遂叨世賞一行作吏雖未閑法義而區區討效粗追殷責以故當途屬使間蒙夘翼俾遂循資效焉遥叔父苶事之嫌移主邑簿殆且關歲妄圖遷改之漸

而諸公或有許爲甄陶者冀惟執事仁義之氣宣布力於圓扉道德之風明國是於半水蓋救人而不絶物顧如某者雖賤愚無取而黽勉備使令亦既積日且冢司官寮似有雅素則恩晉之施執事當畏然甄録也況近召之命已播中外方趨合人治發其豈顧躁言之罪遲遲不引喙而爲寵顯之弁人哉執事審威試加察焉

上宣撫張樞密書　　南陽公

某再啓近傳金人入寇東南朝夕隱憂不遑寧處會稽阻錢塘可爲久長計否去歲川陝望幸漢中據險阻激勵陝右猛將利兵庶幾漸圖興復而此議竟格今日豈可不伸前議望留鈞念某雖攝守郡將區區西邇心王室亦當力請蓋朝廷無拘迫之憂方可召令中原沮此議者何不思之甚也陝西五路每路有二十將封樁軍器而保甲人習戰勁利慓遬自來諸將倚爲選鋒今合五路約有五十四方此外射弩手斬手尤爲勁捷合五

路約有十六万金人兩寇關中皆爲諸將犄角拒之折北而去以形勢論之号百二山河之固以兵力較之百倍江浙而又有熟戶蕃兵自來目爲鐵鷂子隊人謂一可以當百捨此而不用而欲聚東南烏合怯懦之人以當金人百勝之鋒未見其可陜右諸將捍禦之心甚固若乘輿在蜀撫存激勵則人百其勇捨之而遠駐江浙慶諸將解體未必有勤王之心今天下大計倚蜀漢陜右形勢及五路兵將圖興復爲易自江浙反正爲難望廟謨早定全計伏聞有川陜宣撫之除想已拜命矣

與成都帥盧尚書　同前

某再啓近來邊報稍息而蜀關鍵全在利路議者謂自陜右而來不由劍閣其路有三一自興元入米倉山至孤雲隘口經難江縣入巴州則徑入成都及閬州一自利州由木瓜嶺鼓樓山經葭萌若溪西水塩泉縣徑入綿州一自長安由子午谷至達州經鐵山徑入渠州去歲惟達州置子午寨極隘外與元米倉

山孤雲臨口可以守把利州木瓜嶺鼓樓山上下約二十里可以守把然今守把止名目而已詢之西賈私販及經徃來人皆去两處道路依山險可以剗削去處甚多本路官不肯斷削留為道討其說辞不過謂梁洋無粮道而已餽運自有正路豈由此崎嶇小徑又不過謂尓不助我把隘隄防若屈入吾境乃為尓防限耶此二說皆自利之辞也立之老兄若為保蜀万全之計當先念此宜自成都差有心力文武官各一員專一督兵夫斷削此路前後數百里有可斷處勿復更留縱稍費力豈可但已又洋州有路置至巴州雖以两處稍遠而可通鐵騎然依山立棧斷之易為力此數處既斷棊則專力守劍閣及興利棧道蜀中必保全安千万留念至懇至懇嘉陵水路正初嘗蒙論及措置想已有妙畫矣地圖一本在李家處可取觀即見子細也

上張宣撫論用兵三策書　　　　玉臺王公

宣撫樞密相公閤下昔范文正公居喪上宰相書其言不敢

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方仁廟之初承三聖之烈天下大治四海一家法度已彰兵革不用可以与民休息垂拱無為之時也而文正公岌岌乎若有危亡之变起於旦暮故踰越典礼急於進說忠義之士至今偉之賞也何敢望於文正公然竊其書尊其道行所慕焉知今天下事勢傾危如此閣下天挺忠孝才兼文武凡所動作皆中機會以取高於當世而宣慰數路分主之西南之憂方將收用群才以建立大功而責併在西南到古滉中敢不以文正公之為心而無一言哉今天下之大利害生民之大休戚朝廷之榮辱社稷之存亡事関國朝者皆未暇言今之所言者特以閤下膺閫外之寄所先者兵事兵之所恃者財用而已然貧書生也權物貨之輕重通商賈之有無較錙銖之積折秋毫之利非素所習至於兵事則亦不敢自謂通曉然初知讀書已看春秋戰国以來謀臣之策良將之略成敗得失之數盖亦無所不窺以考驗其故而得其一二故敢進末議

且北胡之能入中国而屡以得志者其説雖多要在一言曰和
而已一年而為城下之盟再年而京師不守三年而襲破廣陵
皆以和來也自澶淵与契丹盟慶曆再和天下無事百有餘年
承平既久人不知戰故今日北胡得竊其説以邀大利朝廷知
吾中國之勢力不足以敵也亦姑求和以幸苟安兹蓋廟計中
而毋毋未悟以至於此兵法曰上兵伐謀彼之説以和而吾之
敵以戰則何遽至是哉今中国弱矣求和而不得矣困獸猶鬬
而況於人乎則其勢必至於戰前日史策進戰者皆曰能料敵
制勝也欲与之俱靡而已建康之役獲相當猶南之斬馘擒俘
近日長河舟師之捷而西兵亦有功則戰之效也東南之事
難以遥度謹條西師利便爲之中下三策以獻其上策曰用弱
凡吾兵實強而欲謀人之国者必示之以弱冒頓匿其壯士健
馬以見漢使是也吾兵實弱而欲謀人之国者必張之以強韓
信設田休兵鼓使聲燕是也今吾兵既弱請見力亟張以強勢

敵必不信故莫如用弱敵人素輕吾中國之士以為無能爲吾則示之以不爲素知吾中國之民怯而畏戰吾則示之以不戰今宜下令約束諸路日備尔甲兵謹守封疆寇來則禦寇去則不動天子數歷于外以閱隴之遠而頻年寇至官吏之勸勞而策民之困弊也故命吾出而撫綏戰士吾事也使之益以我為易而不設備而吾陰自治之內選將任賢蒐士揀卒結之以恩信而厲其心激之以忠義而盈其氣凡吾之兵擇其精鋭而損其數以示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使彼怠而我奮彼驕而我怒及此而與之戰破之必矣中国之民非心附夷狄也特劫於威強服於我戰而勝天下可傳檄而定此非常之功也中策日用奇古之伐国者必先用其兵於空虛無用之地所以耗其援而孤其勢漢高帝之所以爭權天下者項籍也自彭城之敗親与其戰者蓋無幾而收九江北取趙魏東下燕齊縱從起而滅楚今敵人之志專在於東南也胡不併力而收秦隴南牽巴蜀

以荆湖舟師臨吳會冀其智之不出於此盡以我為易而不
必用此也吾可以因其勢而用奇河東吾界也朝廷仁恩德澤
百有餘年豈無豪傑忠義之士欲奮而不得乎敵人大兵往來
徐泗之間而獨以偏師臨西土者懼吾一出過河以收河東豪
傑忠義之士據要之虛也三年于茲矣而吾乃畏縮而不敢
進使其偏師日引月侵陷吾數州之地此執事者之過也為今
日之計莫若大舉五路之師每路各留兵數千以備它盜擾要
害之地擇利而進別選精銳五千拳南山而東出商虢趨陝渡
河以襲安邑河東豪傑忠義之士聞官軍至必有應者因彼之
根鼓行而北收復上黨太原則河中同州在吾腹中而虜師敝
矣昔韓信擊魏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
缶渡軍襲安邑遂虜魏豹此用奇也下策曰浪戰以秦鳳熙河
之兵由長安以收藍關以涇原環慶之兵由鄜延以入馮翊兩
軍犄角而進見利則攻不利則守一勝一負雖無常形而彼軍

深入吾地欲攻則不得前欲守則無所掠則其勢亦必不久俟其追逃吾以兵臨河列屯戍而守之據全秦之地修城池勸農桑訓兵養民阜財積粟以爲後圖此最下策也嘗觀其彼之強無甚於今日非其能強也因吾之弱勢以成其強亦然豺狼之心本無深略所至殘暴人心不附名雖爲強其實易弱也蠡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士者與地其說與易老子大合此非獨爲越言也近之治一身大之治天下莫不用此況於兵者存亡之機死生之地而可不知此哉伏惟閤下覩時之變察敵之情務及全國以安無務於速成無貪於小利使兵勝於外福生於内建功業於不世流聲名於無窮則賞之所陳三策願審覈其一而行焉若夫財用之說非所素習而亦嘗講聞其大者易曰以仁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理財上以配天地之生德則財用之說蓋有仁義存乎其間而非爲人害者也故曰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伯如前所謂較錙銖之積析秋毫之利則小人之事

其爲人寧泥必矣夫居有事之時達權應變而不失其正者君子之時中小人而臨權變之際則亦竊其名而行其無所忌憚之事小人而無忌憚則亦何所不爲哉伏惟閣下留意其大者而無惑於小人之說以子爲取不患不足賞不勝惓惓謹復列之于末閣下無以其書生之言而忽焉子冒鈇鉞不勝戰栗

上張宣撫論用兵利害書　同前

宣撫樞密相公閣下以嘗憂患餘生閣下過聽差貳名邦雖以兵啓狀敘謝念無以報德伏見閣下以非常之才當傾否之運撫數路宣慰之權与人主中分天下之憂匈奴不滅去病何以家爲元濟未擒裴度誓無還日忠憤激烈前無古人甚善甚善嘗輒述今日制敵之方以備採擇伏讀主上近日詔書有一道聖訓丁寧不与強虜爭一旦之力竊惟今日制敵必用守策也凡守必以兵諸州尺籍之外曰招集散亡曰募良家子曰選鋒敢勇曰弓手曰水手而兵已多守必以財貢賦征商之外曰茶息曰

㨗報日酒課日徵賞日兵役而財已耗水運則舳艫相銜遝
則有搴藪擊手而芻粟積山林有伐筋骨有牟鐵冶有鑄而器械
具兵雖多而常累縣兵財雖衍而常患無財米粟積而常患不
足於食器械具而常患不足於用此其故何也敵人未去而吾
未有休息之期曠日持久則皇皇然常有不足之憂也敵人馳
吾之民以為兵因吾之食以為糧而其精騎不過數千負勝養
威終日閒暇聲吾之東而實之西趍吾之右而形之左使吾疲
於奔命備不得徹敵日以壯吾日以困賞罰為執事者危之古
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所謂不知所攻者非謂堅閉固拒使攻
之不可也蓋亦時出於戰而已夫兵難遥度將不中御應機制
變自詭以勝可也今諸路險隘屯戍之兵多則食不足少則不
能支敵宜料選精壯而損其數於諸屯相近之地相其要害之
處各宿重兵一二千人使之緩急足以相救有險以恃有壯夫
以護何有重兵以為援夫何患不能支敵時以銳兵齎數十日

粮或出秦隴以搖涇原或出褒斜以攻長安或出商洛以擣同華於諸將中擇其敦大厚重者使之宿重兵扼要害而剽勇果敢者使之將銳兵以出入彼攻則不克守則多虞其勢必道不出朞年關中諸郡可以復得非但保蜀而已昔諸葛武侯連年出師而蜀人安使敵備之而未嘗偷敵蓋以攻為守也又其出師粮盡則還不竭民力以奉軍旅若夫賦斂誅求自出則蜀何能國今詔書責吾以守敵人知之而不專於守以出其不意此武侯之術也用兵不多約其調度節省之常賦贍若而有餘可以罷去苛擾一切苟且之法以人則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愚慮倣此惟閤下圖之

上姚安撫書　　固窮先生

某少時聞郡前姚公以忠義翼衛社稷父子兄弟守臣威名皆為當世第一而其間不輕然諾持重若訥折節下士不肯以一身之得失易天下之安危閤下為最賢今士大夫莫不愛重

之及長遊京師往來關陝間縱父宦于雍以求其所見與聞者而
考其始終大略然後先然知閣下之為人非獨功名事業亦為一
時偉觀而憂國愛民輕財重義知取舍絜去就信有古人之風
而攻城野戰克敵取衆之奇蓋閣下之細事而不足道也古西
邊用兵中外之士陳述利害稱美功德惟恐其後子女玉帛牛
羊犬馬充塞將相之家其餘拚棄擲而去者不可勝數西華
尤盛閣下獨願大躰至於退默不用自信益篤崇寧末有使于
契丹者失於將命是生戎心乃出虛聲搖撼邊境以嘗我虛實
中外憂懼紛生滿朝束手不能出一言河朔諸州無故城守天子
變色召公于西將付以事公慨然一方略具以西北二邊動靜
安危之機攻守輕重之所以不同者辭于朝上嘉歎從之虜亦
遂無事自是排斥小人異日沮害者悉意困之河隴以西屹然
無四顧之憂至大觀之初百度倶新夷狄款附磧石之西遠界河
源黔南招納縣九万里議者皆曰万世一時也閣下擁高牙大

霖當志士抵掌嗚𠢐之秋乃闔門私室無所造請非有高世絕俗之慮何以及此某聞之竊有責焉夫書生鄙夫平日高談危論規矩步趨外見誠似矣方朝廷無事時人人皆能睢盱伺候要使逐利一旦有急愚者以恐懼悞國知者以乘隙生姦讒唐之亂皆自此出由是觀之使閤下遭危卒之變排大難解大紛不動聲色而易危為安轉敗為勝豈不賢於書生鄙夫聚人必能窮也然後可與之富人必能退也然後可與之進惟非知道者不能自棄以來豪傑之士伸於功名者或殞於節義勇於武略者或怯於文章計一己之榮辱而忘國家之安危苟目前近效而不顧善後之慮者皆是武帝末年海內虛耗太宗晉戮諸國自謂撫敵而子孫世苦夷狄之患非持君之失皆將吏貪功生事之過也今閤下進不為己退不忘君有撥劫四夷之勇而不正自矜民以取利忠足以結主威足以服眾仁愛足以得士民之心夷狄懷之士卒附之賢士大夫愛之人主信之遭事亦而

不惑恐威勢而不挫處去就榮辱之際而不以利害易其心要使其民安其國治而吾身從之功名節義文事武略兼全並有推是心以往雖加之廟堂之上役使群衆賢於衛霍遠矣某西蜀賤士讀書朴拙不適時用獨好古人大節以為大丈夫立朝當以忠義儆揚世俗處今之時如公乃可至於官祿富貴雖奴婢小人時來則為之耳嘗試觀前古盛衰治亂與當今施設之方考論時事輒亦及於兵初得一第以遊食州縣為養親計而意廣才疏年少氣盛暗於情偽不能收斂鋒鍔以蹈大難退而省之衆今天下非閤下將誰可與者而天下長無事則已設有焉非閤下其誰當之閤下平日所以絜去就恆取舍愛其身不苟用之者豈非志在於國而欲有以重發之者耶若某者亦豈非天欲用之先使之困折窮餓然後出之於此耶伏惟閤下功盡天下名顯一時精神氣幹折衝萬里之外倜儻好義遇物不疑執用區區以求合於下執若夫作為文詞動者紀功此猶齊世

之餘事至於効尺寸輔肺腑庶幾少補涓埃異日可以揄朝廷
去取尚有竒焉惟閤下進退之

上席帥乞修儒學書　　曹恭愍公

蜀都坤維寔古梁州之域仰瞰井絡會昌之分俯環岷峨秀偉之氣世載其英代不乏人古所謂士大夫之郡也某承乏教職宦據士林汗顏醉心殆五百許日矣目擊衣冠濟濟之儀耳熟絃誦洋洋之聲知名教中有樂地恬然以自得也一日升堂有職事者振衣避席而謂曰蜀有學舊矣漢景帝時文翁出守肇卜而經營之漢獻帝時高朕繼至再洗而增葺之今所謂礼殿者乃高公所建寔漢興平元年九月也迄今千有餘歲矣崇寧初撲改卜新基以闢黌舍而礼殿如初焉棟宇腐朽亦無盜盟豈惟不足以行典禮亦恐不足以禦風雨殿之右有一堂乃文高二公之遺祠殿之右有石經堂刻易詩書等十二經傳於壁凡茲數者歷年曠久上漏下濕因循衰壞過之者不式望之

者暢然好樂道者之所深太息也先生得無意乎其謝之曰子言陳義甚高所繁闊也然土木之功寔勞且費其職在訓導某遑它恤顧邊留未能滿腹而董帷方且潛心今日之事非唯不敢亦不暇也職事者進而言曰吁是誠何言也抑乃愚諸生之不識耶古者化民成俗必以設黨庠遂序爲先建國立學必以尊先聖先師爲本况夫禮殿者月吉講讀春秋釋奠務俎豆之容以敦教化之原也石室之祠撫志賢太守之盛德石經之刻爲万世不朽之傳類非細故不可少緩今惜百工之費而緩數千百歲之故基神冥臨之將有任其責者先生何憚而不言耶某復應之曰往歲首夏嘗修大牘數字白府願下有司鳩工度材因舊補葺庶可持久是時龍圖吳公有意許度而圖之會有旨銅壺建閣未暇及議茲事之不諧有數存乎其間非某之所能強爲也子何嘲焉職事者又進而言曰天其或者將有待乎今康公之再鎮茲土也百廢修飭厥績咸底威名振於西塞凛

廉而不苛德政佈於清獻優優而勿擾歎臨孝宮誘掖多士諄諄以通經術尚廉恥為言文翁化蜀之德殆無過此鎮蜀以來未有盛於斯時也富其遇其人畏縮退避而不言縱無幽責詎逃清議耶諸生講之熟矣敢述以告願假一言以伸之將見朝往而夕聞命矣仆者興欹者正不可枝梧者庳去而鼎新之以為孝校之壯觀而振西南之盛事不其韙歟異時我公衮繡東歸羽儀天朝見所謂聖主得賢臣非唯蜀人之慶敢為天下賀也王褒之頌諸生願執筆以俟某韙其言壯其志撫賓而書冒昧以陳不識察其肖中之誠而亮之否

上聶君書　　李忠愍公

某竊謂教化不綱士氣刓敝至此極矣蓋自崇觀以來士大夫習尚王安石拘忌軟熟之學自濡耳染目日改月化浸以浸廢莫有悟其非者故一切務為踈蹤而康靖者實務為偷安而堅正者實務為苛刻而仁厚者實務為緘默而慷慨論事者實務闕有

英特秀邁之士挾負天稟高自標躍不率於楚咻不畏於蜀吠而欲追附古人前輩之列又不過盜蘇子瞻黃魯直等一時游戲之語稍加翦飾爲文采耳採歷清談摭拾世務其有勤職事者笑爲俗吏論兵刑者指爲不祥及朝廷利害則掩耳流汗必以爲狂爲癡上下相襲遠近一軌晉之虛曠唐之浮誇兼而有之人才凋落風俗頹靡如人之表肥而不知其中無足恃也使之遇大難當大任使大策建大勳茂有儕矣故屬者金冠渝盟直薄城下廟堂無良謀疆埸無善戰生靈塗戮枕藉千里金帛寶玉岳峙川流婦人女子欽泣載道又增歲賜割三鎮以塡谿壑之欲而索未已也國有人焉其至是乎雖然當諸國分裂時而齊猶有管仲燕猶有樂毅趙猶有廉頗李牧以扞強敵以扶弱緒而謂今日全無人哉是必或伏於山林或屈於州縣或廢於罪譴或見忌於朝廷顧東拔之何如耳恭惟閤下以典贍之文跳英雄之彀以強敵之才遭功名之會曩職教事于相而某

洛人也竊聞瓌奇之音既到都下歲未及閏而閣下已拳拳從列矣旋尹京兆以忤權貴被斥識者高之今茲復來人爭先覩爲太學生陳東以伏闕負謗甚危而閣下力救之夫一太學生至微也而言路之通塞是係君子小人之勝負是係宗廟社稷之安危是係故人喜陳東之敢言重閣下之肯助也頌聲傳閣下有不次之除或者疑曰此公才與昊大盛人必忌之既而止還舊物雖彈壓之任需神明之斷天子委屬勿以資歷為嫌而公議太去猶謂忌者為之也前所謂伏於山林屈於州縣毀於罪謗者豈不可隳來而見忌於朝廷者閣下之謂也今國勢不競乎於小醜正人才急其輩躋賤賓勸駕不得騁矣如閣下者復如此將何觀乎儻以其言有請試召而與之語恐有取方一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五